

父亲的《雪夜残梦》

□南泽仁(藏族)

着一张木书桌,我抬头就看到了一缕光,透过窗玻璃照亮了桌上的一摞稿纸。父亲说,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书名为《雪夜残梦》。

实际上,这是数年前的事了。
《雪夜残梦》问世时,父亲已辞世。《雪夜残梦》如书中主人公东嘎的命运那般,历经辗转,十年之久,未能出版。甘孜州作协主席格措追美说,一定要尽全力让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顺利出版。如此,在“康巴作家群丛书(第二辑)”中,《雪夜残梦》得以问世。托父亲的福分,与《雪夜残梦》一道问世的,还有我的散文集《遥远的麦子》,这令我十分欣喜。我将两本书端端正正地摆在奶奶面前,奶奶喜悦的笑纹从眼角一直舒展到两鬓的银丝深处。我说,奶奶,请任选一本,我为您阅读。奶奶说,先读你的吧,眼神却去探《雪夜残梦》了。

入夜,我捧着《雪夜残梦》,从作者简介开始为奶奶轻声阅读:“仁真旺杰,甘孜九龙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业余写作,先后在国内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百余篇。出版有《九龙山水情》《拥抱我的高原》……”拉拉堡子,其实只有五户人家。在一个突如其来祥瑞预兆中诞生了一个叫东嘎的婴儿,格西泽央的一个梦终将预示了东嘎的一生……”我在阅读,奶奶在倾听,世界都为我们安静下来了。那一刻,仿佛是父亲亲自在我们面前娓娓道来。我领会到了一位写作者有别于常人之处:人隔世,我们通过阅读他留下的语言文字,使现在和过去复苏起来了并具有灵魂和生命,轻触他的脉搏,时而跳跃,时而平静。

接下来的无数个夜晚,我都会走近奶奶枕边为她捧读《雪夜残梦》,它异常丰富,又沉重坚

实。“石屋旁的小牛圈里传来小牛儿呼唤母亲的叫声,奶母牛不敢远离,在小牛圈的草地上时而回应一声,表示母亲在旁,颇有安慰小牛的味道。”奶奶打断我的阅读,为这段描述作注释:这要为了挤奶做准备,所以把小牛隔开来关圈。你父亲3岁就一个人裹着牛皮铺盖到锅庄边上睡觉了。那时候,我还要奶你的姑姑,睡到晚上你父亲害怕了会像那小牛一样,叫一声“阿妈”。我应一声,他又会睡着,他其实就像头小牛犊那样隐忍而独立地长大。奶奶的回忆和温润的双目,像窗外的星星,闪烁着淡淡的光泽。很多时候,我们的阅读会延续到深夜,奶奶听着听着就会沉沉入睡,轻轻的鼾声穿过我的阅读,夜在宁静中微微起伏。奶奶熟睡的面庞如此平静安宁,仿佛从不曾受过任何变故那样。合上书,走出奶奶的房间,我又去读《遥远的麦子》,它像是《雪夜残梦》的孩子,那么无助,又那么善良。

“拉拉堡子桥头上的巨石前,畏桑沐浴,青烟缭绕,经幡猎猎。在人们诚挚的祝福声中,三位年轻僧人踏上了去千里之外的求学路……”雪狮长大了,怎能眷念在母亲身边,要走就要到最高的雪峰去。”洛洛阿哥用这首歌词表达了东嘎的心意,拉拉村的人们无不为之高兴……三个人各自取了一把青稞籽,面向故乡,对着每一座皑皑雪峰,向所有神灵祈祷,望吉寺的护法神保驾护航,盼来去平安,早日学成归来。待三人滔滔不绝地祷告颂词完毕,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眼圈湿润,纷纷面向家乡磕头……记不清翻过了多少雪山,数不清涉过了多少河流,三人的个子都长高了一个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晴天,他们朝思暮想的圣地拉萨终于到了。”这是一条艰辛而漫长

的道路,东嘎在这条路上受到了高尚理想的启示,为信仰和热情所驱使,他从未满足于与生俱来的灵性而求暂时的得宠,抑或沉溺。每位藏人第一眼窥见布达拉宫,感怀之情就万般难抑。何况东嘎三人千里迢迢。阅读到此处,如见东嘎本人,万般敬意在内心油然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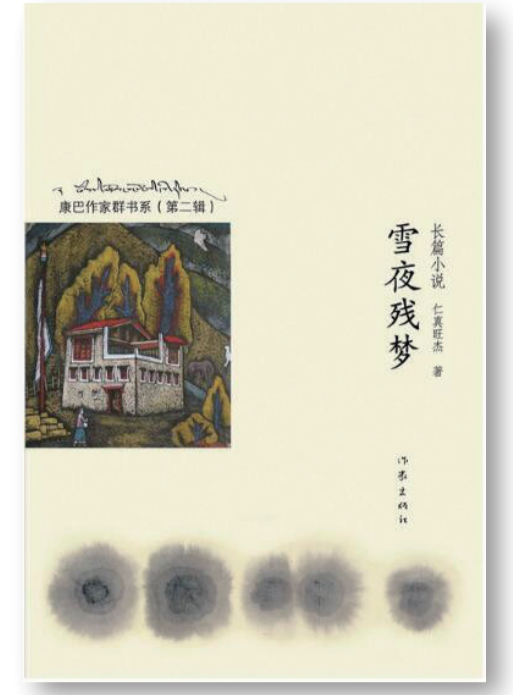
“天还没亮,来了几位穿汉装会讲汉语的,讲了一通话,东嘎听清楚了是要送他们到一个地方去学习,要求路上不准乱跑,如果乱跑会怎样等等,接着他们就出发了……走出很远了,东嘎回头一看,雾蒙蒙中的布达拉宫,时隐时现。别了,圣地,还能回来吗?……东嘎被隔离押入重犯牢房,从窗口可以看见高高的围墙。一天来送三顿饭,只能看到哨兵游动。终于他想通了,或许这是叫自己静坐修佛。他开始不分白日晚上,坐在那里观佛默念。让心进入一种无欲无求、无喜无悲的世界。直到有一天,管教人员通知他收拾行李……”雪狮被关进了牢笼,东嘎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阅读到此,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东嘎的命运牵动着我和奶奶的心,直到东嘎从书本里起身,走进了我和奶奶两个人的梦境。对于东嘎的非凡,我们深信不疑,信任他必将有重见天日之时。

然而,东嘎又陷入了另一场无端绵长的苦难中。“又熬过了一个寒夜的冬天,监狱避风处的围墙边沿,长出了嫩草,远山的积雪开始融化了。监狱管生产的干部找东嘎谈话,对他三年的思想改造、劳改表现,做出了充分肯定。同时安排他到雅江地区一个叫卧龙沟的地方,有数百名犯人去那里伐木、卸料。需要一个懂藏汉双语,又有一定表现的犯人担当采买工作。这么多年的监

狱生活,也使他学会了很多虚伪的东西,如安排他了这样的好差事,不能喜形于色,更不能哭丧着脸故作难为表情。是喜是悲只能藏在心底,让那张平静的脸去应酬不同的人,对付不同的事。”东嘎多舛的命运如风中的麦浪,层层递进。对东嘎的神性,我们陷入了另一种理解,人与大自然的抗衡是那样坚韧,又那样无助。东嘎的境遇设立在一个不平静的年代里,历史给他带来的遭遇或许就是一场残酷的精选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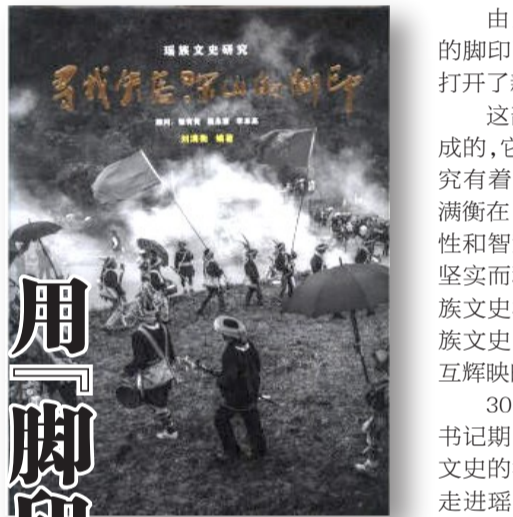
后来,东嘎告别了六年监狱生活,回到拉拉堡子。“静静的夜空,静静的山野,静静的破庙。东嘎的诵经声穿过残墙,在荒凉的夜空中,由远而近,由远而近。诵经声笼罩着一种神秘,这声音好像来自旷野里的天籁——‘去拯救他们吧,别再迷茫于世俗间。’”上师一推,东嘎掉下空中。他拼命呼唤、挣扎,从梦里醒来……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川。东嘎想,这是瑞雪,昭示着来年,预示着未来。雪地里,留下了美好的希冀,也留下了东嘎长长的雪夜残梦……”《雪夜残梦》在一场玄妙的梦境中结束了,我们的阅读从庄严到感伤。它所具有的厚重历史,是我这清浅文字所无力品评的。借着月色,我起身走到窗前,审视着浩瀚广阔的夜色,它如此切近又很遥远,只听得一声轻叹划过世间。

中元节,我将这本读旧的《雪夜残梦》带回九龙,在父亲墓前逐页焚烧,那些洁白的纸页燃动着着黄黄的火苗,像在墓边的小黄花,在风中自由摇摆,极具生命力。几位野人寺的喇嘛围坐在墓边一棵松树下,齐整地为父亲念诵超度经文,那声音悠长如泣如诉,一遍遍地碰触着我柔软的记忆。我对着父亲的墓想要说些零碎的话语,启口,又无语可说。寂静朴素的石墓,默然朝着凉山的方向,只是重重大山相隔。离开前,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落起了零星小雨,像一场想念与天长地久。夜晚,我栖宿野人寺,半醒半梦中,看到父亲着僧衣,躬身向空茫人世行合掌之礼后,步履轻盈地走入了一片无际雪地,红袈裟在其身后飘逸着。



有一年,父亲几乎全都生活在凉山,说是要写一本书去。

父亲是喜爱凉山的,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气候宜人,更甚的是喜欢那里的人。他最爱哼唱的歌就是那首:“在那火把节的夜晚,阿哥来到我身边,轻轻地拨动着口弦……”那是他的一处梦寐了。奶奶觉得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便托我去凉山看望他。他住在一处清幽的石榴园林里,我见着他时,他明显瘦了,穿一双布鞋,走路不太利落,引我朝林中的木屋去。我们在木屋中寂静落座,半晌,父亲说,写字坐久了,脚有些浮肿,行走时膝盖疼。我回应:“哦!”我们的谈话客套得几乎无语可说,陷入长久的沉默。沉默时,我低头,双手垂放膝上,用指尖轻轻地划下一些字迹。父亲身后是一扇木格子窗户,窗前置



脚印 为瑶族文史研究留痕

□刘彦生

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寻找失落深山的脚印》,为我们学习、研究瑶族历史文化打开了新视野。

这部著作是刘满衡历时13年编著完成的,它的出版发行对促进瑶族的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13年的光阴荏苒,刘满衡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为自己的思维理性和智慧情感注入了新的风景。《脚印》用坚实而稳重的审美视角,遴选了一些与瑶族文史相关的论文与专著,和他自己对瑶族文史的论述,组合成一部调研与论文相互辉映、图文并茂的瑶族文史专著。

30多年前,刘满衡在瑶山挂职乡党委书记期间,已经燃起了对瑶族乡亲和瑶族文史的浓烈热情,并开始了他的先后几十次走进瑶山的坚实脚步。1986年,他撰写的《瑶山在呼唤——常宁蒲竹瑶族乡的调查与思考》就表现出对瑶乡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

说《脚印》图文并茂是恰如其分的。全书110多万字,500余幅图片,这充分体现出刘满衡对历史、对读者极端负责的意识,也反映出他极强的组织能力与文字驾驭能力。

纵览《脚印》全书,作者把瑶族起源,瑶族历史迁徙考,瑶族文化、宗教、民俗研究,海外瑶族纪事,与瑶族相关的文化成果,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与渗透等内容都涵盖进来。所选文章及其构架,体现了作者宏观把握事物的能力、缜密而完整的思维逻辑和对瑶族文史的全方位了解。

《脚印》中的文章,有着极为详尽的注释及说明文字。这些文字都是有据可查的,都曾发表在可靠媒体上。这提升了《脚印》一书的文献价值。如果没有对瑶族历史文化的整体把握和细致研究,这些文字出自何种著作、何种版本、何种源考,以及注释对象与其他同类的相似与区别等内容,不会这么全面到位。在这背后,显示的是刘满衡对瑶族历史文化的情有独钟,以及他在瑶族历史文化领域的宽阔视野。

《脚印》为瑶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可供参考的文献,为该领域研究留下了一道深刻的痕迹。刘满衡不是专门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学者,完全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和精力,完成了作为专家学者未必能完成的研究工作。

《脚印》从磨难与艰辛中走来,向读者中走去。中南民族大学吴永章教授在序言中说,编著者“十年磨一剑,丹心系瑶山”,这句话说得非常到位。这十多年来,作为一个见证者,我看到,刘满衡经历了病痛折磨、编刊的繁忙,但他凭借着自己的毅力,努力把《脚印》编好。由此,我们更能体会到这本书的来之不易。希望《脚印》如一缕清风,吹拂更多读者的心田。

从三峡里飞出一只美丽雀鸟

——评彭小琴长篇小说《雀鸟飞》 □羊角岩(土家族)

三峡民间早就流传有《雀鸟飞》的童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三峡百万大移民时,一首《雀鸟飞》的儿歌唱响全国,那首歌曲中的雀鸟“飞到老家看家家”,然而“为了三峡建大坝/建大坝/家家搬家……”近期,宜昌市女作家彭小琴推出了同名长篇小说《雀鸟飞》。

《雀鸟飞》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三峡红叶村有一位名叫韩路的美丽女子,本是一名弃婴,被6岁的土根捡到,后由村书记韩成虎收养。长大后,韩路跟望天恕相爱,不慎怀上了孩子,但已参军入伍的望天恕却写来绝交信(数年后才知道他是腿残截肢,因而来信假称攀上了首长的女儿)。老实善良的土根冒险救下企图自杀的韩路,毫不犹豫地跟她结婚。韩路生下与天恕的女儿多多后,却发现多多患有母猪胎,疑心她跟天恕是姐弟近亲相配的苦果,因而不敢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后来韩路和土根带着多多来到了东湖市铸钢厂,并切断了与家乡红叶村的一切联系……阅读《雀鸟飞》,我爱不释卷,觉得这部作品的确是三峡移民题材的重大收获,是从三峡里飞出的美丽“雀鸟”。

这是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韩路和土根夫妇,是三峡移民的典型代表,从他俩的身上,我们看到诸多的美德。韩路既善良又持重,既热烈又内敛,敢爱敢恨,颇具才华。她爱望天恕,后者是孤儿,读不起高中,她便拿出养父韩成虎给她的学费,让天恕上了高中,自己却放弃学业,其牺牲精神令人感佩。面对镇教育站白站长明目张胆的引诱和性侵犯,她挥了白站长响亮的耳光,也打碎了自己的代理老师岗位。来到东湖市铸钢厂,几位女性为进办公室当秘书而明争暗斗,但是韩路却激流勇退,安于在食堂当“烧火佬”。后来铸钢厂在走下坡路时,厂长孙厚德提出为韩路专设供应科,韩路却并不动心,谢绝赴任。就是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三峡女子,却一直受身世之谜的困扰,虽然她最终找到了生父,但是她的爱情却成遗憾。韩路的形象,令读者不难联想到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梅拉达,二者同样都是饱受命运蹂躏,但都热烈勇敢地追求爱情,并在滚滚红尘中保持着一颗美好洁净的心灵,都是

美与爱的化身。

土根是一位善良、自强、坚韧、宽容的三峡汉子。他和韩路与孙厚德一行的巧遇,是在三峡的江边。天黑了,孙厚德的车熄火了,他乐于助人,主动上前帮忙修理,于是就这么认识了。在铸钢厂奄奄一息的时候,他率先借钱买电摩,开启了一条自主创业之路。他生得黑丑,即使结婚时穿上新西装,在韩路眼中也是“一只五花大绑的粽子”,但他却对韩路一直爱得痴狂。他的形象,也酷似《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长相丑陋,爱得卑微而痴狂,同样催人泪下。

爱情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雀鸟飞》中的男女主人公们,却很难得到真正的爱情幸福。这里的爱情几乎都是千疮百孔,但是他们都以飞蛾扑火般的姿态在追求着。韩路爱天恕,却在追寻身世之谜的过程中了解到天恕是她的亲弟弟,因而他俩的爱情进入了绝境;韩成虎爱韩路,韩路却被迫回城里结婚;孙厚德爱妻子杜鹃,却不能忍受杜鹃怀了“野种”;陈玉兰爱韩成虎,命运却安排她嫁给望祥和,最后她跳下望天岩;春花从小爱上土根,但是傻傻的土根却绝不会接受……在爱情描写上,这位女作家下起手来可真狠。

《雀鸟飞》中也有对社会乱象和人性丑恶的深刻批判。厂长孙厚德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有善的一面,但是他对移民企业管理不善负有直接责任,对移民安置经费有巧取豪夺的迹象。书中还有一个人物叫石破,他是杜鹃继父之子,多次性侵犯杜鹃,造成了杜鹃及其女儿韩路乃至丈夫孙厚德等人的命运悲剧。书中都对这些人进行了道德批判。

从艺术上来说,《雀鸟飞》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爱情悬疑小说。围绕着韩路的身世之谜,它层层设置悬念,悬念丛生,曲折回环,然后又抽丝剥茧,一一解开。其中主要通过三次讲述来揭密。先是二秀姨妈向她讲述了养父韩成虎的不好,天恕其实是韩成虎之子;再是由关医生向韩路讲述她疑似杜鹃与韩成虎之女。这样,引导读者一直误以为韩路与天恕是亲姐弟,而爱多的母猪胎与此遭遇病有关,直到最后



找到杜鹃的“死亡日记”(第三次讲述),才还原真相,并来了一个有力的反转,原来韩路是孙厚德之女。

整体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增强了这部作品的艺术表现力。“雀鸟飞”是一个地域色彩鲜明的意象,具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找不到吃食仍然不肯像燕子一样离去”的禀性。书中的韩路、土根、多多是三峡雀鸟,还有陈春花、杨小小、何向东、大柱、桂子、盼盼、泥鳅等几十位三峡移民也都是三峡雀鸟。雀鸟虽然卑微渺小,无法对抗命运的安排,但是仍然对故土一往情深,充满眷恋。或者说,正是在吊诡的命运底色上,反而凸显出三峡人的善的光芒。本书既是对三峡雀鸟的讴歌,也弥漫着一种深刻的悲悯情怀。此外,还有红叶、黄牛岩、望夫石、老虎嘴等意象,也极富象征意义。小说中大量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既大胆穿插又让人觉得巧妙妥帖。作者的语感非常好,语言既结实又有弹性,精美耐读,极富表现力,尤其是熟练运用三峡地区的方言土语。比如,“我把白菜滋啦一声倒进锅里,提着锅铲狠狠地抽它们的嘴巴子,鲜嫩欲滴的青叶子立马就蔫了。”

据了解,《雀鸟飞》是彭小琴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她一出手就写得这么好,令人惊喜。期待她的下一部作品能够带给读者更多的惊喜。

西部 WEST

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

2018.2 目录

西部头条·90后散文
门中的少女 连亭
玉米·棉花·麦子 杜宝光
门里门外 谢宝光
小说天下
直捣世界的尽头 鬼金
纸人 朱子青皮
半枚指纹 朱子青皮
冬至 路也
文体
杉林四季 松风
风中的摇曳 刘仁前
诗无涯
刚刚拎出来的叹息 霍俊明
每个人从火焰中拿出一把温暖 郑德宏
空房子 青玄
水中诗 朱夏楠
维
贴着你的哀伤 杨沐
周边·捷克小说
林中残木(外一篇)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
徐伟珠译
捷克诗选 维杰斯拉夫·奈兹瓦尔等
杨乐云译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友好南路716号 邮编:830000
电话:0991-4515235(传真),0991-4597602
邮发代号:58-65 新浪博客:我们西部
微博:西部杂志 微信:xibuweixin

《中国作家书系》图书出版征稿

由南京远东书局编组的《中国作家书系》《当代艺术家图集》等系列图书,以精心编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可出版。国内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号,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相关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戚若愚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国内有关报刊发布书讯。作者也可委托本书局代办发行。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局代为出版的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质量有口皆碑。图书出版后,可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者者请联系:
210022,南京市秦淮区白下科技园永智路6号A座308室,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邮箱:ydc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52103958

文学港

主办单位: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2018年第4期目录 总第233期

好看
骗中局 李强
走在危险边缘的灰色人生(简评) 南志刚

小说
跳舞吧!坦桑尼亚 庞羽
遥望无边晴朗 罗望子
孤舟 甫跃辉
五姑娘 霍君
一枚方戒(六题) 吴鲁言

诗歌
首推
精选
满口土气的人(组诗) 牛庆国
与西域书(组诗) 亚楠
杂诗(组诗) 庞浩
悲怆(组诗) 觉晓
四月是一块忧伤的布(组诗) 王幼海
花莲(组诗) 陆健
植物园(组诗) 刘孟婧
译诗:皮萨儿尼克诗选 董继平译

散文
在场 苍黄的门牙 马故渊
一个想让你把心安放的城市 红孩
乡恋物语(四题) 林海燕
未完成的肖像(三题) 程亚军
海子与海 周海鸟
秋天的温度(三题) 刘微
慢岛一隅(外一题) 顾音
甬城笔记专栏
芋头事迹考略(一) 柯平

评论
名家刊评 嗜血与温情:城市伦理的重建 陈华积
甬上作家 干亚群发现了村庄里的什么 谢志强

宁波市文学期刊联盟优秀作品选
理想塔 度燕
豪饮有理 不敬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315042
投稿信箱:Leimo1979@sina.com(小说),2861182167@qq.com(诗歌)
164197166@qq.com(散文),wxgzixin1010@sina.com(期刊联盟)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2.80元 全年价:150.00元

西湖

2018年第四期要目

新锐 魏烨小说三题
乡村骑士 张敦
柏樾 江捍耶
拍桦的诗 柏樾
李志平的诗 李志平
母亲和我或许另一个女孩(外一篇) 张心怡
洪拳散记 邱哈研
话说老何 陈鹏
我眼中的陈鹏:置之死地而后生 何凯旋
从长篇小说排行榜看评价体系的多元格局 贺绍俊
鲁敏研讨 栏目主持:杨庆祥
“灿烂苹果·锐批评文丛”之我见 刘艳
张漫青小说《花花绿绿》的叙事分析 肖涛
“生物复兴议程”小组对谈 栏目主持:邓禹彬